

狼族

鲍丹禾 著

生活

在对狼族的追踪中，几个同学的生活轨迹走向不同的方向。最终，他们各自的生活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一个城市里的少年开始新生活。

中国文联出版社

狼狽生活

鲍丹禾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狼狽生活/鲍丹禾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8.1

ISBN 978-7-5059-5793-0

I. 狼… II. 鲍…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203399号

书 名	狼狽生活
作 者	鲍丹禾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周完淳
责任校对	潘传兵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印 刷	中国文联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1.75
版 次	2008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9-5793-0
定 价	26.00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http://www.cflacp.com>

目 录

一 子夜的电话	1
二 措手不及的病情	6
三 咖啡厅里老友会	13
四 晚餐后不期而至的艳遇	17
五 弟弟被“绑架”了	26
六 而立之年的职位问题	31
七 手术时间最终确定	38
八 交完手术费变成“赤贫”	45
九 五万元投向“潜力股”	52
十 令人发愁的房子	56
十一 两张演唱会门票	59
十二 砚台引出的缘分	64
十三 被打断的竞聘会	69
十四 见识“桃花源”	73
十五 能否做“首席”是个问题	77
十六 逛商场逛出赚钱新路	85
十七 共赴濮江的计划落了空	93

十八 被漏掉的机场重大新闻	98
十九 和平医院妇产科	103
二十 和母亲的第二次见面	109
二十一 初会房产大鳄	113
二十二 两个人的疑惑	117
二十三 美国绿卡和首席记者	122
二十四 打火机上的重大发现	129
二十五 天价房卖出去十多套	134
二十六 一桩陈年旧事的影响	139
二十七 不为人知的恋情	145
二十八 搬来一个女房客	150
二十九 糟糕的东北之行	155
三十 悄然萌生的选秀念头	162
三十一 暗访民营医院	172
三十二 麻烦事层出不穷	179
三十三 无法摆脱的艾滋疑云	184
三十四 结伴濮江行	189
三十五 流产的血检	194
三十六 年末的报社官司	201
三十七 转机在意想不到时发生	206
三十八 原告撤诉了	212
三十九 与林氏兄弟相聚	217
四十 慈善晚宴序曲	222
四十一 不寻常的冬至	228
四十二 “大黄牙村”的政治任务	235
四十三 旧情人和新情人	240
四十四 姐姐回国了	247
四十五 难得团圆的春节	252

四十六 给“大黄牙村”的修路钱	259
四十七 无法继续的相认	263
四十八 独立暗访“处女秀”	270
四十九 打出一口甜水井	275
五十 下岗后往哪里去	282
五十一 选秀拉开大幕	289
五十二 新角色新任务	295
五十三 额外的采访	299
五十四 副市长口风严实	305
五十五 致命“杀手锏”	311
五十六 出价最高的没拿到地	317
五十七 “大鳄”已无退路	324
五十八 稿件无端被盗	330
五十九 飞往英伦的航班	336
六十 母子相聚再也不可能	344
六十一 高官落马众人诧异	350
六十二 连锁反应让人措手不及	358
六十三 酒醉的归途	363



一 子夜的电话

坐在返回联川市的飞机上,丁冲霄微合双眼,脑子却一直在回想这几天的采访过程。

周二是他们记者团随同国家环保总局、国家发改委和监察部等国务院部委组成的全国环保专项行动督查组去西南地区的盘海市采访的第二天,在市政府的多功能厅,督察组的成员刚一落座,就开始了对盘海市官员问询。

“我们督察组这次来,想了解一下在盘海的一级水源保护区内,是否已经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的要求,取缔了所有排污口?”督察组郑组长问道。

“请督察组放心,在我们盘海市的水源保护区,没有工业企业,也没有污水排放。”没等盘海市环保局局长说话,盘海市黄副市长就保证。

“你们煤化工企业污染治理的情况怎么样?”郑组长接着问。

“请调查组放心,我们没有煤化工企业。”黄副市长保证。

但是在随后三天督察组的实地调查中,他们发现有好几家正



在运行的发电厂项目并没有经过国家发改委核准,环评报告也没有得到国家环保总局批准,脱硫设施建设滞后。而且多家煤矿和洗煤厂仍在排污。

副市长竟然在督查组面前说瞎话,这让新闻感觉敏锐的丁冲霄出乎意料。在采访结束的当天,他立即和报社时政部杨主任联系,征询自己可否以“副市长当众欺骗环保督察组”为题写一篇通讯。半个小时后,杨主任经过和总编商量,给了丁冲霄肯定的答复。

很久没有写大稿的丁冲霄将三千多字的文章一气呵成,无论结构和措辞他都很满意,这让他对自己的写作能力依然充满信心。现在他人虽然在飞机上,但是他知道,今天的联川快报已经刊登了这篇文章。

“到了。”隔壁乘客的话让丁冲霄睁开了眼睛。

“冲霄,今天这稿子真够来劲的。你可把那黄市长整惨了。”下了飞机直奔单位的冲霄刚进报社电梯,一位同事就对他说道。

“大老虎打不着,咱也打打小老虎。”丁冲霄开玩笑。

这次去盘海出差多少有些偶然。这两年,丁冲霄一直在时政部当夜班编辑,出差前因为部门里有同事病假,他连续上了12天的夜班,累得像一头拉磨的驴,正要申请休息几天,不料报社的总编办公室给部门安排了去盘海的任务。时政部和报社其他部门一样,编辑和采访两个工种有所区分,编辑一般只管编稿子,记者一般只管写稿子。出差写稿的事情按说轮不到丁冲霄去,不过杨主任考虑到他前一段时间夜班太辛苦,派他一趟差也算是一种福利。

“原本以为让你去盘海轻松一下,没想到你还抖出一堆猛料。”杨主任见到了丁冲霄很高兴,说总编已经口头表扬冲霄了。

这篇解气的稿子被各大门户网站挂在首页,虽然丁冲霄并不觉得稿件在网站首页上挂着是多么了不起的事,不过看到自己的



文字就这样迅速地被全国人民浏览,他还是心中窃喜。

“冲霄,这下子报社各大领导可要狠狠地表扬你了。”下午,在法治部工作的陈洋给冲霄打来电话,“哥们,你这个稿子发表的时机恰到好处啊!”

“怎么恰到好处了?”冲霄问。

“马上就要竞聘了呀,你这稿子是趁热打铁啊”。

“嘿,我可没这么想啊,你不要用卑劣的动机来侮辱我的人格。”丁冲霄打趣道。五年前,丁冲霄和陈洋、邹采薇、叶闪雷四个人同时从联川大学新闻学院研究生毕业,并且一同进入联川市最有影响力的都市报联川快报,当时四个同班同学进入快报的消息在学院里绝对是一条新闻——要知道,别说四个人同时进来,就是其中一个进快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三男一女也被戏称为“四人帮”。五年过去了,邹采薇和叶闪雷已经分别是报社广告部和文化部的副主任。

“说真的,时政部那几个记者这么长时间也没写出什么像样的稿子,你是不出马则已,一出马就吓人一跳。”陈洋的吹捧水平极容易让人头脑犯晕。

“夸张夸张,这也是误打误撞。”丁冲霄说。

这样的夸奖电话一直到晚上丁冲霄回到自己家中——说是家,其实是他租的房子——仍然没有停歇。丁冲霄已经当了两年的夜班编辑,偶尔写个稿子却一不小心成了被表扬对象。两年前做编辑的时候他还没有“编辑是为人作嫁衣”的深刻感受,但两年来,他有一个明显的体会,当编辑的成就感确实比自己原先刚进报社当记者时的成就感差很多。报社马上要进行两年一度的新一轮竞聘,丁冲霄已经想好了,如果这次能聘上个副主任干干,就继续做编辑,如果没聘上,他就准备回去当记者。“好歹要留下点作品。”丁冲霄心里想。

丁冲霄租了一个两居室房子,他和弟弟丁冲天各住一间。



冲天从江西老家的一所民办高校读了个市场营销专业毕业后，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上半年来到联川，说是要在联川发展，可是半年过去了，他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也没干出什么名堂。冲天有时候晚上不回来，经常在外面的朋友家过夜。冲霄问他最近在忙什么，他总说“哥，你别操心，我挺好的”。

快12点的时候，丁冲霄的手机又响了。在寂静的夜里，响亮的铃声容易让人产生不安的感觉。丁冲霄一看号码，是老家人打来的。

是家乡表姐的电话。这一天最后的一个电话竟然给丁冲霄带来一个坏消息，冲霄的父亲吃晚饭的时候突然摔倒，还好家离县医院不远，表姐他们立刻把父亲送到医院急诊室。经过诊断，是典型的脑梗塞，父亲虽然没有什么大危险，但好像脑子有一点“短路”，前几天的事情记不大清楚。表姐说她想了好久，觉得还是应该告诉冲霄。

接完电话，冲霄愣了半天。父亲已经60出头，自从继母去世后，他平常就一个人在老家，自己种点地。还好隔壁是姑姑家，平日里还能有个照应。

冲霄和姐姐冲云是村里人教育子女的样板。姐姐丁冲云毕业于北方一所著名大学的国际贸易专业，在国内工作了几年后，8年前去了美国，现在丁冲云在洛杉矶的一家广告公司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只是已经8年多没有回过国。冲霄偶尔会和姐姐通电话，但是因为太久没有相见，冲霄有时需要很久才能把姐姐的模样在脑子里还原，8年，抗战都结束了，也不知道姐姐的容貌改变了多少。

丁冲云和丁冲霄的母亲是濮阳的知青，当年支援江西农村和父亲结的婚，后来掀起回城潮，母亲和父亲平静地分手，独自一人离开了江西。母亲离开的时候，丁冲霄还不到两岁，如今丁冲霄已经31岁，所以在他的印象中，已经完全不记得母亲的长相了。

后来听人说母亲再婚了，并且没有待在濮阳，而是到联川来生



活了,这也成为丁冲霄高中毕业时为什么要到联川上大学的原因之一。母亲走后,丁冲霄的父亲也结了婚,继母生下了弟弟冲天,冲天从小调皮,念书不如哥哥姐姐。冲云和冲霄出去读书后,父亲原指望冲天能在老家找个事情做,这样至少有个儿子在身边,但年轻人总是难以抵挡外面世界的诱惑,何况姐姐和哥哥都出去了,了冲天更是没有留在父亲身边的想法。

继母对冲霄姐弟很好,但是三年前继母在家乡的小河里洗衣服意外被冲走,后来村里人在下游十几里处找到她,一家人哭得不成样。自那以后,父亲的精气神就很糟糕,平日里最爱念叨“冲云什么时候能回来呢?”听了叫人心酸。

冲霄也把父亲接到联川来待过。不过习惯了故乡山水的父亲对城市生活很难适应,冲霄还记得第一次带父亲坐地铁的情景。从地面走进地铁的父亲显然对地下有那样明亮而宽敞的空间感到新奇,这个地下世界里活跃着来来往往这么多的男男女女,反而让父亲不大习惯。父亲不爱说话,他并没有问东问西,但是丁冲霄从父亲的眼神中就能知道他的疑惑。父亲在联川住了不到一个月就回家了,他说联川街上的汽车晃得他头晕,猪肉的味道总不那么香,而且空气也没法和老家的空气比。

丁冲霄给冲天打电话,电话通了,但是没有人接。打了三遍都没有接。丁冲霄觉得和冲天说也没什么大用,他决定第二天自己一个人回家。



二 措手不及的病情

联川开往老家江西婺源方向的火车每天只有一班，是早上 10 点 06 分的，火车要开一天一夜才能到家。冲霄原来想过坐飞机回去，但飞机只能到南昌，然后还要转汽车；另外飞机票也确实贵点，因为父亲病情已比较稳定，冲霄想想，最后还是坐火车回去。

火车票根本买不到，别说是临时买，就是按照铁道部规定的提前 10 天到售票点买票，也经常买不到卧铺票。丁冲霄估计是那些旅行社订走了票，对这一点他也能理解，不知不觉这几年，婺源成了著名旅游区，有这么多的联川人到婺源去看“中国最美丽的乡村”，丁冲霄很开心。当然他倒还不至于为上不了火车发愁，每次如果买不着票，他靠着站台票和记者证也能上车。这一次就是这样。

在颠簸的车厢里坐了一个多小时，丁冲霄总算补上一张卧铺。丁冲霄提着行李从补票的 7 号车厢向他的卧铺目的地 13 号车厢挪动的时候，才发现车上人真是太多了。“劳驾，劳驾，过一下”，丁冲霄口中不停地重复着这几个字，他觉得自己的狼狈样不像记者，倒像是联川地铁里背着一袋非法出版的小报左冲右突、嘴里胡乱叫着“著名演员某某今晨跳楼自杀”的邋遢青年。



躺在铺位上,丁冲霄还是没有任何睡意。他的家乡原来是古徽州的一个县,现在成了中国明清古民居保存最好的地方之一。春天里,家乡的油菜花开得漫山遍野,那叫一个金黄。丁冲霄报社里的同事大多是北方人,很多人没见过油菜花什么样,对他老家的景色一直心向往之,老有人和他谈“什么时候有空去你老家看看油菜花开?”丁冲霄小时候懒得多看的油菜花竟然成了不少同事心中没实现的一个愿望,这让他觉得有点小意思。

“你好,你是去婺源么?”在丁冲霄迷迷糊糊休息了一会儿后,发现这个声音好像是对他说的。

‘仔细看了看,果然,对面铺位的一个看上去和自己年龄相仿的一个小伙子刚刚打了一杯水,正对着他微笑。丁冲霄估计小伙子已经许久没说话了。

“是啊。”丁冲霄很平淡地说。

“去旅游?”小伙子很热情。

丁冲霄正想回答他的问题,小伙子已经接着说话了,“如果旅游的话,我们可能还可以做个伴呢,我是第二次去婺源了,那个地方绝对值得你好好欣赏,你回联川要把婺源多介绍给身边的朋友。”

丁冲霄知道对方一定把他当成背包旅游一族了。看他是一个人也像什么坏人,丁冲霄对他说道:“不旅游,婺源是我家。”

“是吗,你真够幸福的,生在这样一个山青水秀的地方,我前年第一次去那里的时候,一下子就喜欢上那个地方了。所以这次我有时间,又去一趟。”

丁冲霄原以为小伙子是个在校研究生之类;一番交谈下来,原来这个比自己还小一岁的联川青年是联川一家房地产公司的部门经理,虽然收入不少,但平日里除了出差也很少有机会出来玩,两个人聊得很投机,下车的时像还互换了名片。



丁冲霄到县医院的时候天已大亮。父亲见到儿子特高兴，连说我没事，你怎么来了，嗨，不用来的，你好好工作。父亲算是轻度的脑梗塞，没有什么大大的后遗症，只是对前几天的事情完全没有印象，医生说这是近期失忆，没有大碍。但脑梗塞就怕重犯，那样的话，一次将比一次严重，就会很危险。

在村里的乡亲看来，父亲是很让人羡慕的，三个儿女都走出去了，特别是老大老二都很有出息，谁要和老了说起几个孩子，他也是乐呵呵的。不过丁冲霄明白父亲过得并不容易，人年纪大了，最不容易面对的就是孤独或者适应，如果父亲和他一起在联川生活，如何让父亲适应城市的生活方式显然是个不小的难题；而如果父亲这样长期一个人在老家，那种独守空巢的滋味同样不好受。

这次回来，丁冲霄想给父亲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父亲这么年纪，还从来没有做过正规体检。上回父亲去联川的时候，姐姐特意打来电话，说联川的医疗条件比家乡好，叮嘱冲霄带父亲去体检机构或者医院做次全面体检，冲霄和体检机构都咨询好了，可父亲怎么劝也不肯去，说身体好好的，去那儿干吗？这次冲霄觉得不能拖了，趁回家的机会无论如何给父亲好好查查，如果真没什么问题他才放心走。来之前杨主任也叫他处理好家里事情再说。

表姐说父亲最近两个月来一直有便血，这让冲霄心里一惊。父亲和表姐都认为是痔疮，所以没放在心上。但是以冲霄的医学常识，他怀疑八成不是痔疮那么简单。

小地方人头熟，办点事情方便。给父亲的检查第二天就做了，一大串查下来没什么事，冲霄悬着的心慢慢放下。不过当他和医生说父亲两个多月来有便血，医生非常果断地说“做个肠镜”。

做肠镜对病人来说十分遭罪，父亲一直忍耐着，没吱声。检查做完后，医生先对父亲说没什么关系，回去好好休息。等表姐把父亲扶走，医生向冲霄使了个眼色，把他招呼到一边，神色凝重地说道，“情况不好，直肠癌，要立即联系手术。”



虽然昨天听表姐说父亲便血的时候,丁冲霄就有种不好的预感,但真到了这一步,他还是有点难以接受,泪水不由得在眼眶里打转。

“你别着急,我们做个切片分析,看看到底是高分化还是低分化,如果是高分化就好些。”医生说。高分化瘤是接近正常细胞的一种,如果真是高分化对于丁冲霄来说,多少是一种安慰。

医生建议丁冲霄把父亲带到联川去手术,毕竟那里的条件要比县里好很多。“事不宜迟,马上给你父亲联系医院吧。他脑梗塞不算重,坐火车没什么问题。”

片刻间,丁冲霄的脑子一片空白。

联川是大城市,市里的大医院总是人满为患。全国各地病人慕名而来的络绎不绝,如果要在联川的医院住院,那真是谈何容易!床位极其紧张,外地病人到联川的医院一个月,依然睡在医院走廊加床上的情况不在少数,丁冲霄想自己非得找人帮忙不可,否则真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手术。

他首先想到报社跑医疗的同事,同事说联川做肿瘤手术最好的是联川第一医院肿瘤外科和联川肿瘤医院,不过这两个医院她都不认识人,丁冲霄真想骂她,你医疗口跑了几年了,怎么连这两个大医院的人也不认识,怎么混的!不过他把到嘴边的话憋了回去,求人帮忙,要注意态度;他又给陈洋、叶闪雷等人打电话,能想到的都打了个遍,终于有个朋友说认识联川肿瘤医院的大夫,如果需要,可以立即帮忙联系。

丁冲霄这时反而犹豫了。如果带父亲去肿瘤医院,父亲不是立即知道自己的病的么?而且容易给父亲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癌症这种病,如果心理上决了堤,恐怕很快就没有希望了。丁冲霄思前想后,觉得不妥,他给朋友拨了个电话,说谢谢兄弟好意,我还是想让父亲去第一医院。

一直没有找到认识第一医院大夫的人。手机已经打热了,丁



冲霄的脑袋有点木,他想起不久前看到的一条消息,说国外调查表明,一部手机持续不停地在一个生鸡蛋旁打5小时,生鸡蛋会变成熟鸡蛋!他觉得自己的脑袋已经是熟鸡蛋的前兆了。

从18岁到联川去读书,丁冲霄已经在联川生活了13年。没想到在一个生活了13年的地方,一旦要办点事情却这么困难。这个夜晚,丁冲霄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挫败感。和他一起进报社的三个同学,结婚的结婚,买房的买房,开车的开车。他几乎一无所有,工作5年了,还居无定所,到处搬家;自从一年前和女友分手后再也没有恋爱,其实以丁冲霄的长相和文凭、工作能力,找个女友不是什么难事,但最近一年他确实没把心思放在这方面。要说丁冲霄姐弟三个长得都很精神,同事和朋友说冲霄有点像香港演员黎明,这常常让他很得意。

研究生毕业工作五年,丁冲霄的存款还不到5万块,钱都花哪儿去了他也不清楚。钱少点也就罢了,现在连找个大夫都那么困难。

想到这里,丁冲霄把手中的铅笔“啪”地掰成了两段。

丁冲霄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给部门杨主任打了个电话。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杨主任说记得财经部的副主任罗森的爱人沈繁玲在联川第一医院工作,随即把罗森的电话告诉了冲霄。

虽然是同事,但丁冲霄和罗森并不熟悉,35岁左右的罗森在报社里能干是出了名的,不然财经部那样重要的部门也不可能让罗森当领导。罗森和部里的记者共同策划的一组报道直接揭开了一家上市公司的骗局,为此还获得丁联川市新闻奖的一等奖。在每年的经济技术博览会、联川经贸交易会 and 联川经济论坛这样的大型经济报道活动中,罗森都是主要的“指挥员”。

罗森听丁冲霄说完父亲的情况,很沉稳地说了一句,我问我爱人,你过一刻钟打过来。一刻钟仿佛有一个小时那么长,丁冲霄



想也许杨主任记错了，罗森的爱人不在第一医院工作？也许他爱人觉得麻烦，不想帮忙？实在不行，只能带父亲到联川再说了。

丁冲霄第二次把电话打过去，罗森用肯定的语气告诉他：“联系好了，你回到联川就来找我。”

胸中憋了一下午的闷气终于得到消解，从前天自己的报道受到夸奖到父亲生病的消息，再到联系好医院，短短三天，什么叫五味杂陈，丁冲霄算是了解了。罗森如此干脆帮他解决了难题，实在出乎他意料。

回到家中，冲霄告诉父亲后天两人一块去联川，“医生说你的直肠上有一块息肉，得到联川去治”。突然去联川，让父亲有些吃惊，他望着儿子说，那是不是要做手术？凝视着父亲的眼睛，冲霄点点头。

“是癌吧？”父亲忽然问道。

丁冲霄一时不知如何作答。但是很快，他坚定地说，“别多想，爸，是息肉增生，要做个小手术，不然的话会有麻烦。”

父亲不再说什么，他同意了和冲霄一道去联川。

晚上11点的时候，冲霄一算美国西部时间应该是7点钟，他用手机给姐姐丁冲云拨了一个电话。丁冲云刚刚起床，听到冲霄的叙述后，冲云有些吃惊，可她也帮不上什么忙，只是说，你先该找人找人，有什么我能做的你尽管说。

丁冲云8年没有回国，按说一听父亲生病应该立马回来，但是冲霄知道她暂时仍然回不来，因为最近她盼望已久的绿卡就要办下来了，绿卡没拿到，回国一趟再想回去就没那么容易，熬了这么多年，谁都不希望到头来一场空。所以丁冲霄理解姐姐电话里为什么没说要回国。本来2001年丁冲云就能拿到绿卡，谁知道发生了“9·11”。这让丁冲云每次一说起拉登都咬紧了后牙槽。

这么长时间不回国，冲霄知道姐姐并不是不想家。好几次，在